

文 學 叢 刊

小 巫 集

奚 如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文 學 叢 刊

小 巫 集

奚 如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有版權

平裝實價三角 精裝實價四角五分

小巫集

奚如作

發行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三集
共六十冊

星	葉紫	長篇	髮的故事	巴金	短篇
栗子	蕭乾	短篇	印象·感想·回憶	茅盾	散文
曼陀羅集	陳白塵	短篇	綠葉的故事	蕭軍	散文
夜景	艾蕪	短篇	橋	悄吟	散文
春風	張天翼	短篇	銀狐集	李廣田	散文
黃沙	靳以	短篇	咀華集	劉西渭	批評
連生篇	萬迪鶴	短篇	日出	曹禺	劇本
小巫集	奚如	短篇	運河	臧克家	詩集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初版

二十六年六月再版
(二〇〇一——二〇〇〇冊)

小 巫 集

奚 如

序

一九三三年我又偶然流浪到上海，想暫時休養一下生理上的衰弱，就胡亂地寫起小說來。

這之前，我住初中住了一個半學期，就跑到那時青年們認為「中心」的K省去當丘八，通過一九二六——二七年的戰事我都是拿着槍桿創作的。拿筆桿創作這念頭，真是太陌生了。

直到一九二八——一九三二這整整四年裏，我才極微倖地進了一處「我底大學」，雖說沒有了陽光，但我底一同鏢「們」却對我傳感了文藝的情趣。我努力看了幾本小說，覺得稍有所得。而久被我埋沒了的一些生活跟一些熟識的人們底面貌，開始擾攘我底沉默，試想學着寫點什麼出來。

續。

這極不相稱的奢望是到最近三年裏才實現，雖說並沒有一點可以自慰的成績。我想：勿論在題材上說，在我寫作的能力上說，都是渺小的，實在不足供高人雅士們一笑。

所以我把這本不成樣的集子命名爲——
「小巫集。」

奚如 一九三六，二十二。

目錄

第一課·····	一
重壓的陰影·····	一九
送走·····	五一
公道·····	五九
兩個拾煤渣的孩子·····	八三
第十六·····	一四五
割棄·····	一七七

第一課

十年前，我跟我底朋友W在R軍校學完了最後的所謂「八大教程」就由大帥府分發到南省KS去服務，給我們兩條無星的銀夾金的肩章，以一個准尉見習官的資格向第二混成旅第一團報到等候着上司派遣一份什麼工作。

恰巧，K省正捲入劇烈戰爭的漩渦里。爲什麼要戰爭呢？不知道。但總之像咱們這國度歷來軍頭們勇敢的特質所刻於歷史上的紋綫一樣，是一次兩邊動員到五六個師團的省與省之間的大仇殺，而我們這剛到差的第一團，這時也接到司令官底命令——用『戰備行軍的速率，向前方推進！』

『呃，N。不錯，這機會。』臨出發時，W像所有初出馬的少年軍官一樣，對於戰爭顯然有一種處女出嫁時的興奮。『我們能夠很快地把在學校所學的應用到實地

上去，實在算是開始了名符其實的軍人生活底第一課！是的，老朋友！我們要好好發揮從前教官們教給我們的講義，成爲一個良好的軍人，才不辜負國家的培養！」

「對，很對！」

我僅僅用這附和的聲調回答他，實在，對於他，難道還有什麼更其適當的話嗎？當在學校時，他是扛着一個「文學生」受某師長保送的頭銜，出現在我們這羣軍人底生活網里的。他底溫情的靈魂，很明顯地不能跟我們這羣粗獷而且簡單，就活像我們在立正時分外挺出的胸膛那樣一副怪姿態的脚色融合起來，於是他就成了一個常常瞟着渴求跟幻想的，小貓一般的眼睛，獨自在操場邊一棵老楊樹下溜動，或者坐在草地上貪饒地看一本課外的閒書之類。

他是常愛孤獨的。祇有一次，在「打了野外」回來，我們都在寢室里休息，他破例地輕輕把肘臂拐了我一傢伙，用過於鄭重而致成爲孩子氣的口吻問我道：

「N！你讀沒讀過托爾斯泰底小說？」

他尖着嘴等候我底回答。當然，在我，以一個當了五六年的兵之後，才碰着機會挑選到學兵連，然後又轉到軍官學校的人物，除了步兵操典，射擊教範……是我底拿手好戲，甚至可以橫睨倒背之外，我實在沒有從任何我所讀過的書中發現什麼托爾斯泰這個洋名字。因此我抱歉地搖了一下頭。

「唔，你這傢伙連托爾斯泰都沒領教過嗎？」

「呃，W！你底托爾斯泰到底是些什麼名堂呢？」

「啊！」他口里有味地響了一下，眼內飛躍着歡騰驚絕的火花。「什麼名堂嗎？喝，多着哩！比方說鄰人愛，同胞愛，人類愛……」

他興奮地一口氣說出許多這陌生的字眼——「愛」即刻引起我並非完全因他對輕蔑的反感，而也是因我從來並沒碰着那東西——「愛」——的懷疑，我不客氣地離開了友誼的場合，很嚴厲地給了他一個釘子碰。

「W！你這愛的專家！」我說。「當射擊教官每天教你怎樣去描準，日後成功一

個絕妙的射手，能夠每次放出一粒子彈，都可以射死一個人；區隊長每天檢查你底刺刀，希望牠不要生鏽，免得戳進人底胸膛里，不能一下子就挖出腸肺出來的時候；而你，哈哈！却嘴巴上掛着這許多愛呀愛的，真是六月天里販烘籠，背時貨……」

他歪着頭對我睜動了許久的眼皮，好像想看透我底靈魂。陡然他用力拍一拍我底肩膀，飛快地聳動着他那端正而且高拱的鼻子，連笑帶說：

「不錯，你是頗有點聰明的傢伙！不純然是一個老營混子！」

從此，我成了他底很親密的一個朋友。

現在，他又說這是個將所學的應用到實地上去的機會，我就不願再給他什麼動搖信念的話，叫他就第一課的戰士生活之前，馬上把昂奮的頭頰然地掛倒在胸膛上。

這第一團底陣容，單從出發時最初一瞬所得的映象，就可斷定它底紀律跟訓練都很馬虎。我很疑心它是剛才收編的雜色或土匪的部隊。尤其是那位經理團副

在處置「大小行李」的時候，更顯出了手忙腳亂的神氣。

「各位同事！」他用老是嚙白乾，嚙塌了的嗓子嚷着，無緣無故地揮動着馬鞭子，像是要尋人決鬥。「我把全部伙子拉出來，交給各位同事自己去料理。校官哩，每人一名伙子，尉官哩，兩人共一名伙子。從這時起，兄弟不再負責管理伙子的專責了，請各位自己來管理。若是伙子逃跑了，就得各位自己去拉，兄弟是再沒精力了的好！」

他使勁地一跳，用馬鞭敲着旁邊一個勤務兵底頭，嘎了一聲：

「去牽出來，這小子！」

所謂牽出來，是牽出一羣人，並不是牽出一羣牲口。可是我看見他們被粗麻繩一個挨一個地綁着，胳膊聯成了一長串像上刑場的囚犯，我就即刻察覺他們底心頭有一股比牲口還不如的悲哀！

其中大部份都是赤身露體，我相信他們是從割穀的田活裏拉來的，來不及順手帶上一件汗褂。他們都像在打瘡子，顫抖着，從泥灰深厚的臉頰上，大顆大顆地滾

下昏濁的眼淚。有一個彎腰白髮的老人，一牽出來，就朝經理團副跪下，磕着響頭，聲嘶力竭地哭求道：

「大……人……青……天……不是說好了……用我底兒子來替換我這把老骨頭的嗎……呢……呢……現在……」老頭子車過頭，瞋着蒼老的眼睛，朝一個渾身黑得像炭的小伙子瞥了一下。『呢三狗兒……你不是親自到營盤里來替換你爹的嗎……你說呀……你……你也求求大人呀……』

於是，那個黑小伙子馬上就像發急性霍亂似的，臉一烏，一傢伙撲倒在地下，滾着，哭着：

「天老爺！請您老高抬貴手吧。我爹……我爹，六七十歲的人了……」

「很好！」經理團副憑空野馬似的大笑起來。『你家裏能夠再送一個精壯的小伙子來，我就真地放你爹回去。你總該還有個弟弟或是哥哥的吧？』

從這哭嚷中，突然有一個理直氣壯的聲音拋了過來：

「軍官們，先生們！我就是西河坡初級小學的教員，本來，若是我底肩膀有出息，當然應該替國家報効的。但是我是個讀書人，生不出四兩力氣，若是硬要我去挑行李子彈，那就請你們即刻鎗斃我好了！」

說話的是個眉清目秀的青年。

「不准再說廢話了！」團副舉起馬鞭，在空中嘩啦地示了一下威。「從第一名到第五名，牽到第一營營部去；從第五名到第十名，牽到……」

分配到最後，團副朝我跟W做了個滑稽的歪臉，說：

「喂！這最後的一個，算是你們兩位閣下底伙子，唔！好傢伙！瞧——這個伙子是多末強壯呀！早曉得……唔！算了吧，讓你們底運氣好，有一個如此出色的傢伙！」

「N！這種現象是老套呢，還是偶然？」W難在紛亂的行程裏快走到瓦廟集的時候，拉長着三角臉問我。

「呃……這在我，等於看見自己底手一樣，是並不生疎的事。你要曉得，當主官

的若都在拿這筆劃歸僱伙子的費用，去另外討一個小老婆，或另外設立一處燈紅酒綠的公館，那末，兄弟！我們底行李，子彈等，不能都掛在自己底頸子上走路呀！

「噫！」他迷惑無主地嘆息着。「教官們不是常對我們講：要愛百姓的嗎？」

「但是，兄弟！」我很想要大笑起來。「書本上跟口頭上的話，原是一套鍍金術呀！你想……假設還不那末講一句：『要愛百姓。』是則……朋友！我們當真馬上就可以去殺滅所有的人類嗎？」

他依然不了解地撮合着嘴，似乎在他底腦子裏翻騰着理想跟現實兩個純然不同的陰影，以及無法從它們之間打開一條跨越的路。

這次行軍，我敢說是我在長期軍人生活中頂艱苦的一次。資格上限定我們不是一個校官，我們祇得瞪着眼看別人騎在馬上打呵欠，而絕對不敢抱怨一下，我們底腳板心，已經被這條長遠的山路戳破了皮，流了血。

週圍盡是大山，當我們像一條螞蟻，爬上名叫飛天坡的山峯時，我們底先頭部

隊，被山頂的白雲吞噬掉了，祇能看見前面較近的人們底足跡，一個一個踏在第二位底頭上。左右兩邊都是飛陡地毫無入跡的高山間有被暴雨沖成溝槽的蛇形似的黃坡，跟披掛着青蔥的長春藤，擠列着高大繁茂的杉樹的紅的岩石。在山與山之間，是無法探視的溪流，像雷似的在山脚下轟鳴。若是站穩了脚步朝後一望，簡直失去了地平線這一概念，徒然在許多峻峭的山峯底浮影上戰慄着。唯一的壯觀，是濕雲掛在半山腰裏，不時落下大雨來，而太陽則在雲背後透射着強烈的光燄，將空中劃成一道虹霓。

我們跟隨「後衛」部隊走着，腿子像是一個劣等的木匠臨時製造的，非常不如意地麻木地移動着，因此心里經常在發氣，很想倒在路旁睡它三天三晚。可是後面的人，老是機械而惱人的喊着——

「喂！走呀！不要落了伍，被豺狼虎豹拖去過了飽癮呀！」

而且，最糟的是我們除了照顧自己之外，還得照顧我們底那個伙子，怕他在休

息的時候鑽進哪叢樹林里去，累得我們無法移動行李。據我看，我們底伙子實在是個比牛還壯的傢伙，在別的伙子們總是時常在哭喊着走不動，時常在挨鞭子，但我們底這位苦力，却精神十足地吹着口哨，或是張開翻嘴皮特意大聲說着：

「入媽的，在田里也並不比這活路省力呀。真話，要是老總們永遠留我當一名伙子，我李老三死都願意！」

然而，我却不能十分放心他。我總覺得他底眼睛經常在梭動着，好像一頭關在籠里的野貓。企圖忽然發現一個空隙，把頭鑽進去似的。

果然不出所料，當我走上前了三百米達左右，我們那位野貓似的伙子，歸W監視的時候，我坐在路旁陰涼處，差不多等了半點鐘，還不見他們底影子。我很詫異，順便問團部押「大行李」的傳令兵，他說：

「啊！那位見習官嗎？我相信一定是出了什麼岔子，他在那里連哭帶喊呢。」

我趕緊朝後跑去，在一處壁立的懸岩上，找着了W。他立在一塊聳立的石頭上，